

培风聚流向大海

○雷应华



陶然/摄

岁次癸卯,崇阳县作家协会迎来了廿年之庆。二十年前,在崇阳这片人文厚重的土地上,有一群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们,集结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崇阳县作家协会,创办了一份烙印着崇阳地域印记的刊物——《溪流》。

县作协的成立,开辟了崇阳本土文学爱好者一个展现才华梦想的空间,一个安顿心灵的憩园。文学爱好者们在这里集结,以笔墨为机杼,编织岁月的经纬;以文字为丹青,渲染生命的绚丽。在采风和交流活动中,我们探寻了崇阳山水风物的无穷奥妙,洞悉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心灵演绎,记录了当下鲜活火热的进程场景,结交了许多人生旅途的同好益友。通过写作,展现了自我的才华抱负,梳理了内心的哲思情怀;通过作品,述说了人世间的微言大义,畅达了悦己怡人的美好境界。

二十年,一棵小苗,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一个人,将从少年走向成熟。二十年来,伴随着祖国的腾飞崛起,伴随着崇阳奋力前行的进程和辉煌成就,崇阳本土文学亦经历多多,进步长足,成绩斐然。本土文学先贤们,在新世纪之初,风云际会;一代又一代爱好者的文学情怀,火热执着;崇阳本土文学之路,风雨兼程;崇阳文学创作成就,硕果累累!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无论你经历了岁月如火,激情燃烧;或者你修炼到岁月静好,诗情画意。回首我们走过的生命历程,内心无不感慨丛生。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许多青葱岁月,已成暮光;不少一路同好,已天人永隔。

驻足崇阳文学二十年这个驿站,我们盘点回顾,既有收获丰盈的喜悦,又有未达高峰的抱憾。因为今天的我们依然不够强大,营造的氛围不够浓厚,没有像英山、赤壁那样浓烈的文学气场、达到那样高度的写作群体。尚未产生文学大家,尚未诞生有影响的力作,更没有追随像《双莲花》这样凝注了崇阳先辈情与泪、爱与恨,流传经久的不朽篇章。

翻阅史料的时候,曾读到明朝白泉书院,乃汪文明、汪文盛读书之地,其后人子弟亦多在此读书治学。汪宗伊赋闲在家的日子,常与友文、子弟游历于斯,带动崇阳文风蔚起,一时之盛,冠绝南楚。

近日重读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亦引发我的深思。其中有一

段:“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意思是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可以用芥草作船,而搁个杯子当船就会粘住不动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便无法托负巨大的翅膀。因此,鹏鹏飞到九万里高空,风就聚积到它的身下,然后就能凭借巨风之力,背负着青天,毫无阻碍地直飞南溟了。庄子在文中非常形象地论述了汇水、培风的重要性。

我深感,当下的崇阳文学,在追慕先贤,再一次整装出发之际,更需

要耐心地汇水、培风,需要我们接续本土文学先贤的情怀和探索,延续溪流的清纯和向海的梦想,先把作品的量做起来,把文友们的热情培育出来,团结和激励更多有潜质的本土文学爱好者一路前行。需要我们坚守文学的责任与道义,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耐心,不妄自菲薄,不轻言放弃,不浅尝辄止,在创作题材、思路、技巧和深度上,勇于探索,以数量换质量,从量变到质变。否则,即使将刊物名字改成大江大河,没有实力支撑,也难以登上刊林顶流。

我们要谨遵“培根铸魂、守正创新”之道,以弘扬崇阳文化、讲好崇阳故事为己任,以向海之心,汇聚本土文学创作的激流,培育地域文学创作的长风,奋力达成《溪流》创刊时所宣示的“终入海”的愿景。

盘点金沙(五)

○陈海平

(拾)

现在,我再盘点一下名人眼里的金沙。那些历史记忆里的养分,还一直滋润着金沙的人文地脉。

唐伯虎题金沙。明朝年间,唐伯虎到处游览名胜古迹,一日旅居上底艾家。其间,艾家主人虽然不识唐伯虎大名,但一如既往热情好客,房主人把唐伯虎视为上宾。唐伯虎为感谢上底艾家人的款待,便提笔写下“幽胜远来”四字牌匾一块。“幽胜远来”四字,入木三分而又行云流水,妙然生趣,引人入胜板坑的桃源胜景。主人请人雕刻成牌匾,并置艾家祠堂上,流传多年。直至大集体时,当成农具拿到胡家育秧苗,至此下落不明。艾家祠堂昔日的荣光不再,而蕴含的古老繁华里,唐伯虎真迹的牌匾仍为乡亲们熟知相传。

王应斗诗赞金沙。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明进士王应斗曾有《过金鸡坪》诗:走马孤云外,穿峰碧落西。松间鸣杜宇,天上唤金鸡。雨暗芙蓉岸,风生桃李蹊。岩头堪一宿,坐待五更啼。有《咏板坑泉》诗:水性元居下,翻生万仞巅。春寒朝喷雪,山静夜鸣弦。庐泉飞三潭,黄河落九天。谁知荒谷里,先已得垂然。

王锡侯诗赞金沙。清举人王锡侯有《泉洪岩夜行》诗:步入无人境,深知履险难。岩高云气重,路暗月光残。养地花飞白,枫林叶染丹。霜风寒透骨,夜久怯衣单。有《过前沙坪》诗:石路崎岖甚,肩舆度岭时。林深抽笋早,地冷种秋迟。虎啸风生树,蛙鸣水浸池。云深何处去,随意采灵芝。

乾隆皇帝游金沙。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从温泉来到后沙坪,随行文武官员及嫔妃宫娥五十多人,在探访猴王洞时,一位宫娥受凉殒身,临时征用大树林民房疗伤,出殡时九副棺材齐出,遂葬于此。墓地葬于高山之处,北向京师。乾隆皇帝留下诗两首,这是笔者讨价还价墨迹了一整天从当地一名退休回乡的老师手中获取的。老师傅从木箱底层掏出一个发黄的手抄本,笔者才从中将乾隆皇帝留下的诗句抄录下来。诗一曰《游后沙坪》:群山竹影几千秋,云销高峰水自流。峡谷清泉飘玉带,山涧轮转滚银球。坐观湖广三千地,俯视江南百万都。好景一夕收不尽,无缘有路再来看。诗二曰《游猴王洞》:天然一洞隐岩层,胜似桃源好避秦。万里江山寻鲜见,千骑通峻步难行。缘晦半月忌嫔妃,运失黎星动寡人醉意犹酣离绝境,孤当起驾复朝廷。实话说,到底是不是乾隆皇帝留下的,无法考证。但,它已经在岭上人家的心中种下了“皇帝降临之地”的念想,金沙就一定会是福山宝地。

叶文福说金沙。现代著名诗人叶文福,曾于1962年8月在湖北崇阳板坑,留下《我的第一首诗》:我怀壮志透云霄,恋水倚山气自豪。荷花纵香留不住,英雄四海任逍遥。叶文福老师与崇阳的关系莫逆,年轻时游历过金沙非常正常,从豪情满怀的诗句里,就能读出他后来的成就。板坑不乏有心人,将叶文福老师的《我的第一首诗》收录入村史。

(拾一)

拾拾皆是古迹,落笔即是文章。古庵、古墓、古桥、古民居,让金沙的山更有韵味,让金沙的风更有禅意。

古庵白云庵。国内名叫白云庵的寺庙很多,而金沙便有一处。据同治五年《崇阳县志》寺观卷记述:白云庵在方山,一名大庵。“县东四十里有白岩庵,与板坑庵紧邻”。据此,境内的白云庵应为白岩庵之误。该庵坐落在金沙坪村东北畔的鳜鱼鳍上。坐北朝南,背靠巍巍的金龙尖,脚踩百丈悬崖,形势险要,飞来石佛亭兀立于庵后,千年银杏独木生风于道傍。古代为崇阳通咸宁的要道之一。庵畔有飞临兀立的观音石像,令人肃然起敬;清凉洁净的神泉水,使游客清心涤烦。此寺首建年代,无法考证,后人推断应是在清中期兴建。民间传说,在清朝时期,有次汉口火灾甚烈,突然有一菩萨显灵灭火,自称是湖广鳜鱼鳍上的观音大士。汉口商户为报此功德,遍访鄂南诸山得知此处观音庵后,特铸巨钟一座,上镌汉口数百商户之名,送至此地,悬挂庵中达数百年之久。十年特殊时期,红卫兵拆毁古庵时,击碎此钟,当废铁卖掉。现在虽尚存数块碎片,但无法恢复其年代和史实。1985年,当地信士开始募捐在原址修复庵舍,经1993年和2003年两度修建。该庵观音殿及附属建筑面积达800余平方米,新置洪钟大鼓各一件,铁铸化灯塔一座,新铸之钟又悬在古庵之堂,其规模和装饰远胜于古庵。

灵与不灵无关紧要,信徒们转山转水转佛塔,修炼的是一种心境。白云庵的香火不断,飘绕的是一种人世间的善念。心中有善便是佛,苍生人民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神。

古墓张良墓。在白云庵所在的鳜鱼鳍岩下,有一墓地,脚踏方湖地,头顶杨家岩,墓碑文“汉留侯文成公张良墓”。墓前,前来拜祭、扫墓的人络绎不绝。张良,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其祖父、父亲分别担任过韩国三朝、二朝宰相。秦灭韩后,他致力反秦事业,是秦末汉初的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汉高祖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刘邦同意,封张良为留侯。晚年,张良自请告退,不恋权位,摒弃人间万事,随赤松子云游四海,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信奉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

金沙岭与张良有交集吗?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及一群好奇者,查阅了很多的史料,尚未找到有说服力的记载来佐证张良来过金沙。唯有一种说法,张良晚年不恋权贵,专心修炼长生不老之术,已然成仙。传闻,仙人在陨落之前,提前修葺真假陵寝,整整九十八处,其中八十处是假冢,就算是这仙人的后代,也不知其真正的安葬之处。仙人临死之前,选择在其中一处陵寝里坐化。那么,金沙的张良墓应该是其修葺的假冢之一吧。

古桥石拱桥。山岗野生板栗丛生,野樱花绵延,茂林修竹;溪流穿村而过,两岸绿丛千条,奇石林立;明清时期的石拱古桥,石笋林立的溶洞,和古树相映生辉;明代咸宁张万盛家缠万贯,某天进寺庙,高僧指点;需要修桥修路,积福积德。来到板坑和大竹山交界处,见此处几根木头通行,便在此建了石拱桥,由板坑村乡绅雷昆山第一次踩桥。板坑溪流林立,先辈们以最原始的智慧和凝聚力,修建多座上百年来的拱桥,成为溪流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咸宁日报·崇阳周刊

3版

大湖山秘境

○廖瑜

在岁月的尽头
江南天府的最高峰,悠扬,悠扬.....
那是自然的乐章
一场梦境中的契约
光阴涌动着丰盈
远山氤氲着故事

采摘一缕秋的花香
在风的绿韵里
萦绕着季节与时空的蓝图
飘飞着微凉又洁白的云霄雾
每一朵闪烁
盛邀晨曦与篝火的壮美
轻轻地静幽于云海

紫色的烟火。曼妙的热度
回眸
藏不住忧伤,正如藏不住相聚时的喜悦

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
见与不见雨雾定格惊艳时光
似与不似都是熟悉的浅笑
继续让疯癫的自由招摇在流浪的诗行

夜的凉。夜的霜。夜的凝重成银色的雨雾
从清代的“大湖山上八千秋”
深深浅浅从梦境的沟壑划过
将文字种在大湖山的秘境里
汇聚成小小的溪流,浇灌一切新生
藤绿缥缈,静默。绵长

打开岁月的皱纹,将昨夜的梦轻叠
渴盼一种醉,醉卧大湖山。何妨
美太白举杯邀明月,一莲从善如流
正把美丽注入每一个静寂的清梦
等来年,风起.....



盘点金沙(五)

○陈海平

(拾)

现在,我再盘点一下名人眼里的金沙。那些历史记忆里的养分,还一直滋润着金沙的人文地脉。

唐伯虎题金沙。明朝年间,唐伯虎到处游览名胜古迹,一日旅居上底艾家。其间,艾家主人虽然不识唐伯虎大名,但一如既往热情好客,房主人把唐伯虎视为上宾。唐伯虎为感谢上底艾家人的款待,便提笔写下“幽胜远来”四字牌匾一块。“幽胜远来”四字,入木三分而又行云流水,妙然生趣,引人入胜板坑的桃源胜景。主人请人雕刻成牌匾,并置艾家祠堂上,流传多年。直至大集体时,当成农具拿到胡家育秧苗,至此下落不明。艾家祠堂昔日的荣光不再,而蕴含的古老繁华里,唐伯虎真迹的牌匾仍为乡亲们熟知相传。

王应斗诗赞金沙。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明进士王应斗曾有《过金鸡坪》诗:走马孤云外,穿峰碧落西。松间鸣杜宇,天上唤金鸡。雨暗芙蓉岸,风生桃李蹊。岩头堪一宿,坐待五更啼。有《咏板坑泉》诗:水性元居下,翻生万仞巅。春寒朝喷雪,山静夜鸣弦。庐泉飞三潭,黄河落九天。谁知荒谷里,先已得垂然。

王锡侯诗赞金沙。清举人王锡侯有《泉洪岩夜行》诗:步入无人境,深知履险难。岩高云气重,路暗月光残。养地花飞白,枫林叶染丹。霜风寒透骨,夜久怯衣单。有《过前沙坪》诗:石路崎岖甚,肩舆度岭时。林深抽笋早,地冷种秋迟。虎啸风生树,蛙鸣水浸池。云深何处去,随意采灵芝。

古庵白云庵。国内名叫白云庵的寺庙很多,而金沙便有一处。据同治五年《崇阳县志》寺观卷记述:白云庵在方山,一名大庵。“县东四十里有白岩庵,与板坑庵紧邻”。据此,境内的白云庵应为白岩庵之误。该庵坐落在金沙坪村东北畔的鳜鱼鳍上。坐北朝南,背靠巍巍的金龙尖,脚踩百丈悬崖,形势险要,飞来石佛亭兀立于庵后,千年银杏独木生风于道傍。古代为崇阳通咸宁的要道之一。庵畔有飞临兀立的观音石像,令人肃然起敬;清凉洁净的神泉水,使游客清心涤烦。此寺首建年代,无法考证,后人推断应是在清中期兴建。民间传说,在清朝时期,有次汉口火灾甚烈,突然有一菩萨显灵灭火,自称是湖广鳜鱼鳍上的观音大士。汉口商户为报此功德,遍访鄂南诸山得知此处观音庵后,特铸巨钟一座,上镌汉口数百商户之名,送至此地,悬挂庵中达数百年之久。十年特殊时期,红卫兵拆毁古庵时,击碎此钟,当废铁卖掉。现在虽尚存数块碎片,但无法恢复其年代和史实。1985年,当地信士开始募捐在原址修复庵舍,经1993年和2003年两度修建。该庵观音殿及附属建筑面积达800余平方米,新置洪钟大鼓各一件,铁铸化灯塔一座,新铸之钟又悬在古庵之堂,其规模和装饰远胜于古庵。

灵与不灵无关紧要,信徒们转山转水转佛塔,修炼的是一种心境。白云庵的香火不断,飘绕的是一种人世间的善念。心中有善便是佛,苍生人民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神。

古墓张良墓。在白云庵所在的鳜鱼鳍岩下,有一墓地,脚踏方湖地,头顶杨家岩,墓碑文“汉留侯文成公张良墓”。墓前,前来拜祭、扫墓的人络绎不绝。张良,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其祖父、父亲分别担任过韩国三朝、二朝宰相。秦灭韩后,他致力反秦事业,是秦末汉初的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汉高祖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刘邦同意,封张良为留侯。晚年,张良自请告退,不恋权位,摒弃人间万事,随赤松子云游四海,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信奉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

金沙岭与张良有交集吗?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及一群好奇者,查阅了很多的史料,尚未找到有说服力的记载来佐证张良来过金沙。唯有一种说法,张良晚年不恋权贵,专心修炼长生不老之术,已然成仙。传闻,仙人在陨落之前,提前修葺真假陵寝,整整九十八处,其中八十处是假冢,就算是这仙人的后代,也不知其真正的安葬之处。仙人临死之前,选择在其中一处陵寝里坐化。那么,金沙的张良墓应该是其修葺的假冢之一吧。

古桥石拱桥。山岗野生板栗丛生,野樱花绵延,茂林修竹;溪流穿村而过,两岸绿丛千条,奇石林立;明清时期的石拱古桥,石笋林立的溶洞,和古树相映生辉;明代咸宁张万盛家缠万贯,某天进寺庙,高僧指点;需要修桥修路,积福积德。来到板坑和大竹山交界处,见此处几根木头通行,便在此建了石拱桥,由板坑村乡绅雷昆山第一次踩桥。板坑溪流林立,先辈们以最原始的智慧和凝聚力,修建多座上百年来的拱桥,成为溪流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古名居。艾氏祠堂有200年以上的历史,为艾氏祖先搬迁至此建立的老屋,现在成了艾氏祠堂,坐南朝北,青砖砌体,黑瓦,石门头,石门槛,门前左右石墩,石柱,木横梁,木窗户,中堂上有石香炉,四合天井屋,寓意“四水归堂,子孙兴旺”。徐氏祠堂坐南朝北,石大门,石块铺垫的天井,木横梁,木窗户,青砖砌体。屋顶已翻修,不见旧貌。门牌是乾隆三十三年为排上徐氏祖先徐恕而写的:南州冠冕。左侧小字刻:岁在戊子秋月立,右侧:皇帝乾隆三十三年,其中“岁”“帝”字体已模糊不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民们用泥巴把字糊起来了,才得以保存。

古墩识趣。民间传说,在柳林川,清朝时有一个曾姓大地主,人们尊称他为曾善人,是个读书人,平时乐善好施,修桥补路,主动资助困难乡亲,帮助邻里调解纷争,受人尊敬。曾善人还时常探寻岐黄之术,又一年在其屋前挖了一口大水塘,在水塘四周栽种了很多柏树,主要是为了解决村湾里的人畜用水难题。后来一想,一个地方要发旺,关键是要出人,就在水塘中筑起三个土墩。“三墩”崇阳方言与“山中”音相同,寓意“山中出宰相”。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位长者能别出心裁的激励后生,也算是一种善举。

（拾贰）
金沙的红色故事,可歌可泣,一直记载在史册,传颂在民间。金沙因地处三县交汇处,且山高路陡,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游击阵地,为敌强我弱情况下的人民战争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其间发生了很多红色故事和抗日故事。盘点金沙的红色故事,笔者们查阅了很多的史料,还是难免有遗漏,寄希望今后能拾遗补录。

1938年农历9月13日,荫塘石门岭阻击战。9月12日,日军从咸安进犯小岭,目的是攻占崇阳县城。国军第37军第43师周祥初部在小岭与之进行了三个昼夜的顽强抵抗。9月13日,日军在小岭受阻后,分兵一部由汉奸李经邦带领,意图绕山路转由金沙下白霓龙泉驿,遭遇驻守在荫塘石门岭的国军第60军某部的阻击。狙击部队与